

□金玉良

## 听周有光讲故事

### 太平洋战争爆发

周有光先生说,中国有句俗话说叫“胜利冲昏头脑”,日本恰恰如此。他不仅在中国大陆扩大占领区,还要占领整个西太平洋,包括东南亚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特别要占领美国的军事基地菲律宾,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德、日法西斯不断膨胀的野心,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在欧洲,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爆发苏德战争;在亚洲,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空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日本的行为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英、美两国对日本宣战;德国、意大利也对美国正式宣战。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周先生说,日本偷袭美国之前,欧洲战场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的确让人悲观、渺茫。但是,大家对战争的决心没有动摇。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民族气概,是了不起的。爆发太平洋战争,对美国来讲是被迫的。有人猜测说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真心不想打仗,他是等日本人先动手,然后再打。那时,美国有《中立法》,孤立主义情绪强烈。老百姓不愿意打仗,国会有决议,不参加战争。但是,日本人先打了,美国就不得不打。政府向日、德宣战,老百姓也没有话说。战争的民意非常重要,战争不仅是枪炮的较量,还有民意的较量。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气焰嚣张,只花三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面积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缅甸。不但掠夺更多的稻米和石油,同时,切断“同盟国”的中国补给线(从仰光走铁路到腊戍,再经昆缅公路到昆明)。由于军需品供应不上,中日双方力量更加悬殊。前方的节节溃败使重庆十分恐慌,一度准备再迁都西康省的首府西昌。西昌是个很穷、很小的地方。

周先生说,美国与德、日正式宣战,人们就喘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也舒了舒。虽然,美国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战场。但是,沉闷、阴霾的东方从看不见边缘,倏然看见一束曙光、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美国。



朱自清故居

在南京开会,同室的张老是扬州中学退休语文教师,言谈话语中听出我对朱自清先生的崇敬,遂引为知音,诚恳地邀请我到扬州,瞻仰先生的故居。

解放前,上海人瞧不起扬州人,讥之为江北佬。而大作家朱自清虽祖籍绍兴,却理直气壮地自称:我是扬州人。“够得上,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张老声音里满载着骄傲,为朱自清,也为扬州。

南京到扬州,大巴只用一个小时。下车时秋雨绵绵,扬州依然是王昌龄的“秋色明海县,寒烟生里闾”,依然是杜牧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顾不上瘦西湖,顾不上平山堂,好像游子归家一样,我急切地要去朱自清故居。张老师是个扬州通,肚子里也装着一部朱自清传记,先生的每个脚印他都可以找到。

朱自清祖籍绍兴,祖父和父亲分别做过县里的承审、盐务小吏。6岁时举家迁居“淮左名都”的扬州,从1903年定居到1946年迁出,几近半个世纪,先后租赁的住宅有七处之多,遍及一城四关。我俩打着伞步行,一一拜访,也就走遍了扬州的大街小巷。

天宁门街,城楼门边,是先生儿童时期住所,在这里读“三字经”、“百家姓”,受到良好的教育。弥陀巷城墙根,跟一位老先生读夜塾,做文言文,考入淮扬中学。皮市街一座小楼,藏书甚多,先生得意洋洋地钻进了古籍的海洋。琼花观东头大院,先生获品学兼优奖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寒假中与扬州名医之友武仲

从1942年4月底,日本占领缅甸全境后的近三年时间里,为中国境内的美国抗日力量以及中国部队运送补给的惟一途径,只剩下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道,这就是飞行员们绰称的“驼峰”运输线。它从东北方的印度阿萨姆基地到中国昆明,绵延800公里。下面时而是从林覆盖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和湄公河的峡谷;时而是高达3000米的纳加山脉以及“驼峰”主脊4600米的险崖。“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险的空中通道,有1000多名飞行员丧生,近60架飞机折损。在这条航线执行任务的是具有高素质美国陆军空运队——印中特遣队。他们日常16个小时一班,有时一天飞三个来回。他们在匆匆建成的简陋机场上起降,使用的是各种型号的飞机,主要是C-46型运输机,它易出故障,发动机容易失灵,化油器时或结冰。而且,往往要超载飞行。经“驼峰”运往中国的物资总共65万吨。

起初日本人估计,突袭珍珠港后把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兵舰都炸掉了,美国要恢复太平洋舰队力量,至少要两年。这两年工夫,日本在太平洋就可以站稳了。然而,这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中途岛一战,形势大逆转。美国只用半年就恢复了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

周先生一位旅美朋友上世纪50年代曾写信对他,“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披着羊皮的真老虎”。此话不假。抗战胜利后,周先生由银行派驻欧、美工作。在美国,他去参观勒明顿打字机公司。客厅中央陈列一台小钢炮模型。他想,打字机和钢炮有什么关系?就好奇地请教公司董事长,对方的回答令人诧异。董事长说:“美国没有兵工厂,一旦爆发战争,全国的工厂都是兵工厂。我们工厂在战争期间制造小钢炮,所以陈列以作纪念。”

周先生说,日本偷袭美国后,美国生产兵工的工艺从简。为了省时、省钱,不制造高难度曲线型的兵舰,而是用平的钢板拼起来。据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披露: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5分钟生产一架飞机。“二战”中总计生产8.7万辆坦克、29.6万架飞机、5300万吨战舰。可想而知,只有“全国都是兵工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以上的数字。

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尤其空军战斗力的提升是决定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日本人很聪明,银行没有被取消,仅仅是加以必要的管制。周先生从缅甸探亲回来后,仍然负责江苏银行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因为战争,重庆办事处和上海总行不能直接联系,要通过浙江金华。那时,重庆到广西桂林、金华的公路运输线在国民党控制下。上海生产的物资,商人们也是经

### 巧遇杜立德

周先生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一件事出乎人们预料。起初认为日本人会取消上海的银行业,使这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and 中国的金融中心瘫痪。结果呢,日本人很聪明,银行没有被取消,仅仅是加以必要的管制。周先生从缅甸探亲回来后,仍然负责江苏银行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因为战争,重庆办事处和上海总行不能直接联系,要通过浙江金华。那时,重庆到广西桂林、金华的公路运输线在国民党控制下。上海生产的物资,商人们也是经



朱自清及其家人



朱自清



## 朱自清故居

### □尧山壁

谦完婚。著名散文《背影》就是写父子浦口车站分别时的情景。毕业后回淮扬中校,先生满怀激情为母校写了校歌:“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岗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齐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英雄,体育需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老宅倾注了先生青年时代的悲欢歌哭,是一生最为怀念的地方。南门禾稼巷,家道中衰,房舍简陋,先生在浙江教书,不曾住过。东关城根仁丰里,与一户庄姓人家共租,就是后来世界乒坛名将庄则栋的祖父。夫人武仲谦于此病逝,先生在《给亡妇》一文,寄托了无限的怀念之情。

以上六处因为时间久远,或不复存在,或面目全非,至今保存完整的只有安乐巷27号一处了。巷窄而长,仅能容一辆三轮车单行,27号是左手黑漆小门。我们收了伞,把一天秋雨留在门外,又把脚下泥巴蹭了又蹭,朝圣般低头而进。这是一所传统的扬州四合院,三间两厢一对照。步入天井,左有柴屋,右有厨房,门边还有一口腌菜缸。正室三间,一明两暗,

中堂挂一副对联,“开张天高马,奇逸人中龙”。当年余冠英先生常来登门做客,说诗论文,其乐融融。然而,朱自清幼名自毕,取自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号实秋,一者补命中缺火,二者期望春华秋实。考北大时,经济困难,为了勉励自己不随流合污,改名自清,号佩弦,借用韩非子“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在发愤图强。1937年7月7日夜,挥笔急书“壮志饥餐胡虏肉,安谈渴饮匈奴血”,署名右边加了一句“时远处有炮声”。之后,跋山涉水,步行入滇,到西南联大任教。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时,以心爱的砚台、碑帖换钱,教鞭画笔为糊口,能值几钱世上名”。得知闻一多被害,义愤填膺,写诗“你是一团火”,“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回到北平,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上签名,名列13教授之首。宁愿挨饿,拒绝低价购买美援面粉,直到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留给妻子一句话是:“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让人想起史可法的遗笔。

张老师说,是扬州的秀山丽水和文化土壤孕育了朱自清。朱自清文学成就和高风亮节,又给历史名城增光添彩。扬州市政府把安乐巷27号朱自清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市掀起一个“学朱自清文,做朱自清人,献出爱国情,铸就民族魂”的活动热潮。不虚此行,在扬州找到

金华转重重庆。

1942年春,周先生要去金华联系业务。他的妹丈陈剑东请他设法买些盘尼西林等药品,陈剑东抗战之前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医生,湘雅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一样,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医院。抗战爆发,医院被打光,妹妹一家逃难到重庆自己开诊所。

战争已经持续几年,每个人都得想办法做点小生意,光靠薪金无法维持生活。临走前,江苏银行总经理许伯明告诉周有光,去金华的车票比较好买,回来就难了。从金华回来,人人都带许多东西,一票难求。许伯明的弟弟有个女婿是国民党军官,驻扎金华。许伯明的弟弟给他女婿写了封信让周有光带上,回程汽车票让他女婿帮忙。

周先生说,一天晚上,在金华的一个小旅馆里等待回重庆的长途汽车,突然,防空警报拉响,灯火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个晚上,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一天,许伯明的侄女婿匆匆跑来告诉周有光:“准备行李吧,明天可以动身。”周先生喜出望外。接着,这位年轻军官要周先生带一个忙。他说,前天晚上往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美机轰炸日本后,返飞我东南沿海。现在到金华。今晚,当地驻军要宴请这些美国飞行员,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翻译,想请周先生当翻译。明天也随美国人坐吉普车去桂林,一路为他们充当临时翻译。

当天晚餐,周先生坐在贵宾旁边担任翻译。从宴主的交谈中知道眼前这位领头的美国人叫吉米·杜立德,1932年他曾创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享有顶级特技飞行员、比赛飞行员和航空咨询工程师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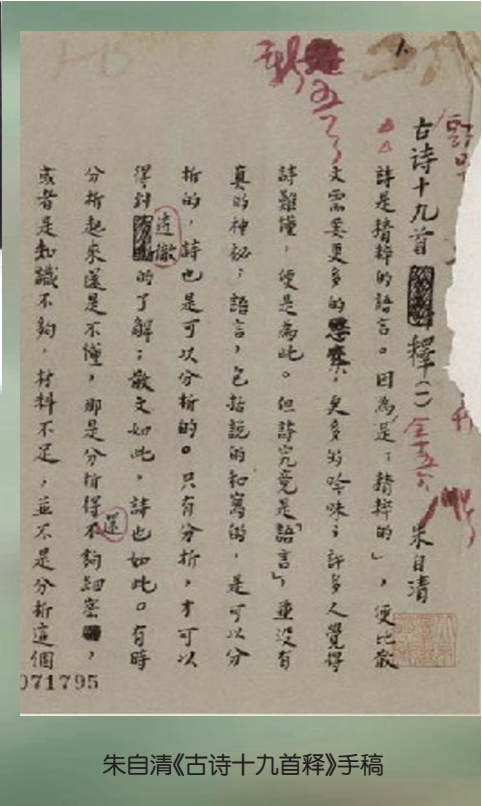
第二天,周有光和杜立德同乘一辆吉普车去桂林,同行的还有几十位美国飞行员。周先生回忆说,他与美国客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座位靠车窗,车子跑起来风很大,呛得他咳嗽不止。坐在身边的杜立德立即脱下皮夹克给他披上。那年杜立德已经四十多岁,为了表示还能继续服役,他像孩子一样蹦了八蹦。一路上他们合影拍照,但是照片在“文革”中遗失。改革开放后,周先生意外收到旅居美国的同学寄来的一张美国报纸,上面有他当年与美国人的合影。

车队大约走了三天,经过的都是小城镇,没有招待所,他们就借住当地天主教堂。美国人告诉周有光:4月18日晚10时许,队长杜立德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从悄悄驶入太平洋的美“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直扑日本东京、大阪、神户进行闪电式轰炸(即“东京上空30秒行动”)。没等日军反应过来,轰炸机已离去。原定轰炸任务结束后,飞机在浙江某机场降落。遭憾的是中国军方错记“时差”,把友机当敌机,机场实施灯火管制,机队无法着陆。在飞机油尽之际,杜立德命令机组人员弃机跳伞。所幸,人员大部安全,只个别负伤。

这次“东京上空30秒行动”是美国首次轰炸日本本土,是扭转战争局势的事件。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导致日本决心进行中途岛战役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途岛战役,日本折损4艘航空母舰,损失惨重。

抵达桂林,周先生转乘汽车回重庆,杜立德带领美国飞行员也坐飞机走了。杜立德离开亚洲,曾担任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后又调任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官至四星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周先生到美国曾打电话给杜立德,杜立德热情邀请周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叙旧。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那时杜立德已退役,是“壳牌汽油公司”董事长。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手稿

了做人 为文的榜样。

这所居住16年的小院,也留下先生许多悲愁,父母相继去世,朱自清是个孝子,每次奔丧都是守灵7日,亲自送到念泗桥安葬。

开井向北开一八角小门,有两间小客座,先生假期回来都是住在这里。条几、书桌、太师椅,中堂一幅秋山行旅图。内室雕花木床、印花被。书桌上笔架、墨盒、烟斗。还有先生为学生季镇淮批改的作业,以及季镇淮怀念先生的一首诗:舒愤娱忧一卷诗,陈言务去把新词,从来唐宋难分界,赏析精严忆佩师。夫人去世后,经叶超超介绍,先生认识了齐白石的女弟子陈竹隐。旅欧回来,在海上结婚,携新妇归来,就住在这里。

其实朱自清在扬州还有一处住地,就是梅花岭下的史公祠。辛亥前夕,其父病返扬州,借住祠中修养,少年朱自清相伴余年。耳濡目染,对史可法《复摄政王书》等五通遗书和《扬州十日记》耳熟能详,对其诗句“忠孝立身真富贵,文章行世大神仙”,“自学古贤修静节,惟煮野鹤识高清”,“千里师从沈邱,一生报国文章”,以及祠中楹联“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时局数残棋扬州城近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岭上冷艳伴孤忠”,铭记于心。如此大忠大勇、高风亮节,对朱自清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公祠也成为他毕生依恋的精神家园。

## 我和李双江的不了缘

### □朱向前



回首我和李双江最初的缘分,还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16岁的我,参军不久就分配到一个高炮团电影组当放映员。要说放映员的工作,主要是一早一晚。“一早”就是早上放广播,先放一张起床号,再放唱片。而《北京颂歌》是主打。当时《北京颂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唱的,一个就是李双江唱的。而我放的最多的就是李双江版。于是,李双江那像“灿烂朝霞”般庄严、辉煌的歌声就像军号一样,深深地烙进了我年轻的大脑皮层,以至于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之中,只要《北京颂歌》一响起,当年那东海前线军营内外被歌声点燃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随声而至,历历在目。

双江的歌多有动人的故事,其中《再见吧!妈妈》尤为感人至深。上世纪70年代末,西南边陲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作家们很快创作出了这首从词到曲都颇有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余韵的好歌,不少人为它所打动。李双江就是带着这首歌走上前线的。他站在尘土飞扬的简易军用公路旁边,伴着车轮滚滚的节奏,用这首歌为战士壮行。一天下来要唱到五六十遍,最后嗓子唱出血了,沙哑了、失声了还是要唱。想想那些可爱的战士、那些英雄的战士,拼着性命保家卫国,他说,我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歌唱呢。

也许是千里缘分歌声牵。听了双江20年的歌,都只是久闻其声,神交而已。谁料想,我们有一天能成为同事呢?1994年秋天,同一张中央军委的命令上出现了我俩的名字。从此,我们在一个院里生活、一个楼里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至今一晃也13年了。粗粗梳理这13年的纷繁记忆,概括说来,我对双江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激情。待人接物不摆名人架子,但是确有明星素质——俗话说就是“人来疯”。平日子里看着他也平常,尤其那金子般的嗓子听着也沙沙的,但只要一登台,往聚光灯下那么一站,嘿,立马变了一个人。像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容光焕发、目光如电、精神头倍儿足。才思更是敏捷,往往能够妙语连珠,有些玩笑话说着说着就要说出格了,就像走钢丝一样玄玄乎乎,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忽悠一下子又回来了,而且还准博得一个满堂彩。一般情况是安排他唱两首歌,但结果没有五首下不来,加上他即兴抒怀,说的比唱的多,他半小时候住往就是晚会的高潮。这时的双江是风度翩翩的、优雅的、魅力四射的、人见人爱的。二是幽默。舞台上为了活跃气氛,双江常常敢于开惊险的玩笑,日常生活中他更能插科打诨,和大家打成一片,特别是在一些严肃的会议中,他的发言往往也是生动活泼的,或者声情并茂,感人泪下。所以,无论多么庄严的场合,他的发言总是给大家以期待,结果也不会让人失望。于是,人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幽默双江一默:双江啊,说的比唱的好听!三是活力。都年近七十的人了,看起来也就五十上下,身上有股子使不完的劲。教学楼108教室的讲台有二级台阶,每次开会轮到双江发言,他都是蹦着上去,身姿矫健、活力十足,还带点顽皮。

有两句古语: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是“酒后吐真言”。我和双江的第三份缘分还真在杯里乾坤。出于健康考虑,双江在一般场合上往往轻描淡写,一笔(杯)带过。但有一次我在双江办公室谈工作耽误了午饭,他让通讯员打来两盒饭,竟又从柜子里拎出一瓶茅台酒,我们就着盒饭喝茅台,听着故事忆华年,不知不觉一瓶茅台喝干了,也让我见识了双江的好酒量、好酒风 and 真性情,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曾潸然泪下。

双江1939年生于哈尔滨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由于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他学了多年唱歌却从未见过钢琴。1957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我国知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言到哈尔滨招生,18岁的李双江赤手空拳就去了,他一连唱了15首歌,把一场考试变成了李双江独唱音乐会。双江据此脱颖而出,成为了喻先生的高足。1963年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参军分配到新疆军区,直到1972年才调入总政歌舞团。在新疆的10年,他生活在战士和少数民族中间,深受战士情感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哺育和熏陶,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艺术基础和对军人的情感基础。那时基层连队很艰苦,营房建设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砖,每人每天都有定额。双江不擅长打砖块,但战士们却喜欢听他唱歌,于是让他用歌曲折合砖块,结果在战士们挥汗如雨的间歇,他为战友送去歌声,竟然每天都能够超额完成打砖任务。

在新疆的10年,对于双江的重要性,还在于歌唱艺术上的兼收并蓄。他以新疆民歌为中介,打通中西界限,完成了民族与美声的交流与融合。新疆音乐古称胡乐,颇有波斯风味。那种西亚风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了自己的特色——明艳、纯净但又妖娆、活泼而富有野性。以此作为中介,双江的美声与中国民族唱法打通了一个辽阔的隔离带。所以双江的歌声里“美民族”中还夹杂着西亚风味,有一种难以言明、难以模仿的特质。那种华丽、洋气和异域风俗浑然一体,令人耳眩,让人想起阳光的味道和哈密瓜的甘甜。再次,新疆辽阔雄阔的地域空间,也为他的歌唱提供了宏伟的背景。可以试想一下,在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视域,那些开阔辽远的草地或沙漠之上放声歌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再加上双江故乡冰城哈尔滨那种冰雪的清澈剔透的融入以及特定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就使他的演唱形成了一种正大、堂皇的庄严感。

那个中午,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故事。对于双江而言,新疆更是他的涅槃之地。我认为,地域对于文化艺术是在有着内在而在深刻的影响。譬如北方的歌曲一般趋向于雄浑豪迈,多可迎风而歌,豪气干云;南方的歌曲则温柔绵软,尽显小桥流水,画里风致。至于说到民族歌曲,青藏高原民歌是天上的歌,拔地而起,直上蓝天,清澈高亢,空灵渺远,有一种盘旋向上的力量;而内蒙古草原民歌则来自地心,呼麦声里草色绵延、大地沉着雄浑,即如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无伴奏《Toring》(八骏赞)《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初升的太阳》《草原恋》等,朴实温暖的情愫像是从地底缓缓升起。而新疆辽阔的沙漠赋予了歌者炽热的激情,如同烈火,把艺术的厚土冶炼为光亮的瓷器,使双江成为歌唱巨匠。

然而,再优秀的艺术家,也有青春的年华、黄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13年前双江选择了音乐系是明智的,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想,其实双江自己心里也明白,纵使金子也会褪色,不老松也要凋零。真正能延续自己艺术生命的好方式就是教育,就是传承,就是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因此,双江把音乐教育事业等同于自己的生命看待,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带领下,音乐系从1994年开始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教学层次,逐渐形成了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短期轮训教育的教学体系。同时,他开办的“红星乐坛”教学法荣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填补了学科空白。薪未尽而火已传,先后培养了许多知名歌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音乐系以一系之力组队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两次团体金奖和一次银奖。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新加了一个合唱奖项,军艺音乐系全部由学员组成的合唱团又一次力挫群雄,摘得金奖。

双江从军、从艺50年,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由士兵到将军,歌迷无数。而36年来,作为他的“粉丝”、同事和朋友,我们俩也相交愈久,缘分愈深。而这“缘”的根源,我想不外一个“情”字——对战友、对亲人、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真善美的热爱之情、赤诚之情、感恩之情、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之情……